

# 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首次披露发掘情况 春秋神秘钟离古国渐露“尖尖角”



水金辰 记者 俞宝强

11日下午6点,蚌埠淮上区双墩村家家夜灯已亮,饭菜已香,3名考古保护小组成员,还在巡逻。在现场,24小时巡查的他们,有了诸多感慨——“6年时间内,考古发掘还在继续,并且取得了如此成果,的确不易……”。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,自2006年12月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以来,已有6个年头,昨日,首次披露发掘情况,并出台了详细的保护规划。



## 春秋大墓出土“最古创伤药”

先来带读者回顾一下……

蚌埠双墩春秋墓位于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,南距淮河约3千米。20世纪70年代,双墩春秋墓的这片土地曾是某雷达部队驻所修筑的防空设施,两座古墓的封土部分遭到了严重破坏。北侧的双墩一号春秋墓曾在

2005年6月被盗未遂。为此,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双墩一号春秋墓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。

“双墩一号”春秋墓,是新中国成立后,我省发掘历时最长的一座古墓。昨日,记者从文物部门了解到蚌埠“双墩一号”春秋墓发掘的“秘闻”。据悉,考古人员对该墓葬

中一个陪葬品,进行残留物提取,发现了以往考古发掘中并不常见的黄色块状物,表层为黄色,而内部为浅白色,夹杂着许多绿色颗粒。

经过化学分析,发现该残留物是“蜂蜡和动物油的混合物”,就是我们熟知的“创伤药”,这在考古界可是首次。

## 证实墓葬主人是钟离国君

据介绍,截止到目前,在该墓葬在墓坑填土中,已发现极其复杂的“放射线形状”、“土丘与土偶”、“土偶墙”等遗迹现象。随葬品以大量的铜器、彩绘陶器、石器、玉器为主,其它有少量的几何硬纹陶盆、陶盆、灰陶钵、小陶罐以及海贝饰件、金箔饰件等。铜器有编钮

钟、鼎、盃、簋、豆、盃、匜、盘、甗、勺、盒、刀、铍、镰、车害、马衔、戟、戈、矛、剑、镞等380多件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在9件青铜钟和两件青铜簋的内壁,以及一件青铜戟的戈上,均发现有相同的“童麗君柏”铭文,铭文中的“童麗”即钟离,国名。“君”为身

份,“柏”为人名。出土铜器铭文显示,该墓葬的主人应是春秋中晚期一位名叫柏的钟离国君。结合文献中关于春秋钟离国的零星记载,该墓葬的具体年代大约在距今2600年左右。此外,双墩二号春秋墓,还是没有进行考古发掘。

## 规划建设公园,向公众免费开放

由于一号墓较深,且地下水位较高,在发掘时候,为安全考虑,墓壁已用水泥混凝土加固。一号墓现已临时构建围墙,墓坑上建有钢构大棚,边缘设护栏。保护范围为将封土堆边缘向外扩50米的区域。根据发掘成果,划定建筑控制地带,为封土堆向外扩100米区域。并成立了保护小组,日夜值班,对两座古墓葬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保护管理。

此外,该市目前正在规划建设“双墩遗址公园”,内容包括双墩春秋墓、双墩遗址区。将双墩春秋墓、双墩遗址的光彩灿烂的古代文明及辉煌成就向公众免费开放展览。将双墩遗址公园打造为淮河文化、淮河文明展示陈列的主要窗口之一。

此外,双墩一号墓已在发掘现场附近建设一个陈列馆,全面展示双墩一号墓的文化内涵。

## 三大疑问待解:

### “墓坑土偶”代表传说中的女娲造人?

在双墩一号坑周边约2米范围内,有18个大小不同、馒头状的土丘,直径1.5米-3米不等,土丘里放置着大量土偶。填土层中同样有大量土偶无规律地存在,大部分

土偶呈组群状态分布,小范围集中,少数呈分散状态散落在四周。土偶形状为尖顶圆锥体或方体,体表有明显的绳索痕迹。土偶与淮河流域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有关?

### “白土玉璧”是最早的室内装修?

双墩一号墓封土堆下的墓口外有一层厚约0.30米的白土垫层,这些白土垫层呈圆形分布,直径约60米左右。这种纯白色土是沉积淤土渗出来的白色泥浆沉积土。

具体形状为大圆套小圆,近似一块玉璧。这层白土垫层能够起到保湿防潮的作用。土坑墓用白泥泥一层,以前从未发现过。考古专家称之为“最早的室内装修”。

### “五色泥土”是古代的祭坛?

考古人员在墓葬中发现了黄、灰、黑、红、白等五色颗粒混合土作为封土、填土。这种颗粒混合土并非一地所产,均需异地选择和采运。如果需要深浅不同的

颜色,还可以进行人工混合。据考古专家介绍,历史上出现过用五色土代表四方进行祭祀的情况,但是把五色土混合到一块,这个墓葬是最早的体现。

# 一别三十余载,侯墓无人知 文物管理处期望老合肥人“指点迷津”

星报讯(查甜甜记者张敏黄洋洋)“首先要摸清当初这个测量塔的具体位置,其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发掘,那么或许真的能揭开‘合肥侯’的神秘面纱。”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副处长路文举说这话时,一面是期待,一面是担忧。

期待不言而喻,担忧的是,这个一别三十载的“侯王”级别的古墓能否顺利重见天日。蒙城北路都已改造这么多年,唯一起到指引作用的测量塔早已废弃不存,要找到“合肥侯”墓又谈何容易。

## “洛阳铲”上阵,失望多于希望

昨日,在蒙城北路安徽省电力修造厂西侧,一批专业勘探人员驻扎在此,这些从洛阳请来的勘探专家,利用手中的“洛阳铲”,间隔1米,稳稳插入地面,旋转扭动一番

后,细细观摩起取出的土层。

但失望总是多于希望。期间,虽然发现了碎砖和石灰,符合埋有古墓的迹象,但在进一步的钻探工作中,存有古墓的可能被一一排除。路文举介绍,早在2005年,蒙城北路施工期间,就对这一区域进行过拆迁,“为了拓宽路段,大部分仓库都夷为平地,加上修路掘土、填土需要,造成土层混乱。”

这种混乱叠加的土层,给钻探工作带来一定的混淆干扰,“但只要再三鉴别,综合附近的钻探土层结果,很快就能排除地下埋有古墓的可能。”

## “合肥侯”一别三十余载,养在深土无人识

钻探区域位于蒙城北路东侧的空地上,一排纵横大大小小的洞眼,打入地下足有一两米深。

“程如峰老先生的细致态度和再三叮嘱,让我们对挖掘工作重振信心。”路文举介绍。程如峰老先生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退休,其在合肥市文化馆从事文物工作期间,曾于1974年对此处的古墓有过一次浅尝辄止的“探索”。

当年,在省水电局仓库工地古墓葬上,程如峰老先生发掘出几座砖室墓,其中从一座东汉时期的古墓中,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铜镜、铜勺、砺石等文物。

期间,更让程如峰兴奋的是,还有一座特别稀奇的古墓。程如峰曾对该古墓的大致结构进行手绘成图,用一个十字状的图形标注这座古墓。

“‘十字形’是一个断面,其实从上向下看应该是一个‘中’字形的墓葬,在考古学上,属于侯王级别的葬制,在合肥从来没有发现过,很有可能是西汉初期的一个侯

王的墓葬。”路文举介绍说。

却因种种原因,这个古墓一直没有得到发掘,作为一个参照图纸,异常珍贵的手绘图被一直保存至今,直到程如峰近期将其交给合肥市文物管理处,发掘古墓被重新提上日程。

## 若老合肥人“灵犀一指”,古墓或能重见天日

经过一日的辛苦钻探,还是没能发现古墓的踪影,只能无功而返。路文举也曾走访了附近电力修造厂离退休员工,试图从他们那获

悉测量塔的具体地点,但由于时间相隔太久,指点的位置都相隔太远。

甚至有人直言测量塔就在蒙城北路主干道下,“如果真的位于主干道下,要想破路发掘,代价太大,而且操作空间几乎不可能!”路文举说。

为了能寻到测量塔具体地点,合肥市文物管理处也呼吁一些曾经久住在此的老合肥人,能主动站出来“指点迷津”,提供测量塔的埋设地点信息,“如果古墓位于路两边或是附近空旷地带,只要不影响交通通行,都是可以发掘的。”

## 链接

程如峰老先生查阅过很多史料,曾找到了三则关于侯王的记载,其中,“合肥侯,坚犛,中兴名将,襄城人,建武六年封,子鸿,孙浮,曾孙雅继爵。”引起了他的注意,对照其他两个关于合肥侯的记载,这个墓葬最有可能是坚犛之墓,而且应该没有被盗过。